



秋日絮语

□谭艳梅

晨阶覆叶九楼高，稚影临窗望我遥。

步出园门频回首，风牵秋思绕眉梢。

每天清晨六点半上班时，孩子总是打开窗户目送着我离开小区，直到我拐过楼角看不见人影，才肯关窗继续睡觉。这一次，我挥挥手转身的那一刻，这《秋晨别子》的诗句便从脑海里跳了出来，风里正裹着孩子那柔软的目光。

带着丝丝凉意的秋风吹拂着我的脸颊，不像盛夏那般黏腻，也不似寒冬那样刺骨。我赶紧打电话提醒孩子：“今天还是有些凉，秋裤还得穿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他含混不清的“知道啦”，声音里还带着未睡醒的迷糊劲。

这几天，小区滑梯旁的桂花树在不知疲倦地吐着芬芳，起初是零星的甜香，若有似无地钻进鼻腔，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四处寻找。接着，香气便浓得化不开了，整棵树都缀满了细碎的米黄色小花，像是谁在枝头撒了一把一把的小星星。我每次路过时，总会下意识地深吸一口气，在步履匆匆的陶醉中，顺手摘几颗放在衣兜内，让一路桂香萦绕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姑娘正拉着她妈妈的手，踮起脚尖摘桂花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妈妈摘花花，做糕糕给爸爸吃。”我不禁莞尔，心想：要不要下班回家后也做点桂花糕，给孩儿和他爸个惊喜？

傍晚下班时，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，远处的山峦朦胧又温柔，像被罩上了一层薄纱。风里的凉意更浓了，顺着袖口往里钻，我不禁裹紧了外套。

街边的拐角处，是全国小有名气的某品牌板栗店。每到这个时节，那里经常是排了蜿蜒的长队。要是碰到队伍不长，我总是凑上去等一等买上一包板栗，在忙碌的间隙，享受片刻美味。“板栗刚出锅，小心烫着。”接过纸袋时，服务员的提醒在耳边响起。这句话可比纸袋里的热气先暖到心里，似比板栗还要香甜几分。确实，刚出锅的板栗烫得我直甩手。剥开那裂开的壳，板栗金黄的果肉冒着热气。我眯着眼睛咬了一口——软糯香甜，是秋日里独有的醇厚。这时，我一天所有的疲惫，也好像被这一口甜轻柔地抚平了。

街边的路灯次第亮起，暖黄色的灯光洒在身上，我感觉身上的凉意好像瞬间少了许多。想着放学回家孩子在家等着我吃饭，我便加快了回家的脚步。

秋风吹过，头顶的梧桐树叶沙沙作响，有的还打着旋儿往下落，在空中划过一道又一道优美的弧线。有片叶子恰好往我这边飘落，我竟然不自觉地伸手去接，它居然就真的落在了我的手掌心。我细细观摩着它：好美！叶子的叶脉清晰得就像一幅精致的铅笔画。虽然它的边缘已经染上了一圈黄褐色，蜷曲的纹路里却依然藏着不轻易向时光低头的生命力。

回到家后，我献宝一样把叶子递给了孩子。孩子的眼睛里冒着金光，他看了又看之后，把它夹进了最喜欢的一本书里，说是想要把这个秋天留到明年的这个时候。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他可又大了一岁，个子不知道又长了多少呢，说不定我得仰着头跟他说活了。

晚饭后的屋子静悄悄的，只听见笔尖在纸上沙沙划过的轻响。孩子伏在桌前写作业，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，手里攥着棒针和米白色的毛线织着毛衣。裹着凉意的秋风忽然从窗缝里钻了进来，吹得作业本的纸页轻轻掀动着。我放下正织着的毛衣，起身把窗户关得严实些——怕风大了，让孩子着凉，也忽然想起远在成都上大学的闺女，不知道那边的窗户她有没有关好。然后，我重新拿起棒针，指尖熟练地翻舞起来。

这是给闺女织的毛衣，我特意选了四股的纯棉保暖双毛线，就想织得密实些，让它更温暖些。成都的冬天也很冷，风里总是带着些潮气，是钻到骨头缝里的冰冷。我低头看着渐渐成形的衣片，每织一针都在数着进度，希望能在冬天来临前把毛衣织好。让它裹着家的暖意，就像我在闺女身边似的。

夜越来越深，台灯的光把我织毛衣与孩子写作业的影子投影在墙上，轻轻地摇晃着。桌角的桂花飘着淡香，孩子那本夹着树叶的书就放在他手边，空气里也仿佛裹着细碎的暖意。时光好像也在这一刻慢了下来，不忍心打破这份安静的甜。

原来，这秋天的日子，可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孤单的奔波与等待。它，是临窗那望眼欲穿的目送，是含在口齿间的板栗香，是含衣针脚里织进的牵挂，也是藏在时光里的那一瓣一瓣数不尽的温柔。它们，像秋日阳光里的细毛绒一样，悄悄地落在了我的心上，把那充满着酸甜苦辣的寻常日子，都捂得暖暖的。

又是一年柿子红

□杨应和

“柿叶铺庭红颗秋”。北宋诗人黄庭坚的寥寥数语，把铺满一地的柿树叶子以及那点缀在秋色之中红彤彤的果实场景，描绘得入骨七分。眼下，又到了柿子成熟的季节，身在外地的我，想起家中的那棵柿树，澄澈如水的蓝天下，挂满经霜的红艳艳的柿子，在风中轻轻飘动，好一个秋日意境。

这棵柿树已经老了，听父亲说，好像是爷爷栽种的，粗壮的主干早已皴裂，可它依然每年一如既往地开花结果。它的果实，几乎是我家唯一的甜点，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。每年柿子硕果累累，母亲就把柿子采摘去卖，换来日常的生活用品。余下一部分送给左邻右舍，一部分留给我吃。这棵柿树年代久远，又高又壮，几乎成为村庄的标志。当人们提起我的村庄，就不由想起我家甜甜的柿子。

我曾每天仔细观察过柿子的变化，从夏天开花到结果，再到晚秋成熟的整个过程，需要近三个月时间。可儿时的我总是没耐性，当柿子的外皮开始微微变黄，空气中似乎都飘满了香甜，诱惑着我和小伙伴吞咽着口水，迫不及待地爬上树，摘掉一个大柿子就啃了一口，酸涩得狠，眉毛都缩起来了，我们呲牙咧嘴的模样很滑稽，忍不住哈哈大笑之后，到河边用双手捧水漱口。

柿树上的毛毛虫，似乎看不惯我们的粗鲁行为，常常把我们身上扎得又刺又痒，难受极了。大人看到我们身上红一块、肿一块的，忙用花露水喷在红肿的地方。调皮的我们就是不长记性，依然爬柿树闹着玩，因为有了前车之鉴，我们学乖了，爬树之前，会在裸落在外的胳膊上喷些花露水。这一招非常灵光，我们再没受过毛毛虫给予的特殊“礼遇”。

熟透了的柿子也不可贪吃。母亲总是对我说，每天只能吃一个柿子，吃多了会肚子疼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看到篮子里放着很多红得透亮的柿子，想到甜润细滑的滋味，趁大人不注意，忍不住偷偷多吃了几个，不一会儿，我肚子就疼得难受，手捂着肚子，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。母亲见状，看到我嘴角残留的柿汁，又看了看装柿子的篮子，连忙放下手上的碗筷，抱着我急忙奔向村卫生院服了一粒药，疼痛才有所缓解。

秋风起，树叶黄，柿子又红了。柿树饱经风霜，香甜了我整个童年。而今，这棵柿子树却承载了我对亲情和家乡的思念。它的树皮裂痕斑斑，却依然每年给我们奉献着甜蜜的柿子，一如渐渐老去的父亲，一直为他的儿女尽其所能，无怨无悔。

霜风骤起

一夕入“冬”

□樊树林

风裹着冬的凛冽撞进怀里，吹得我不禁打了个寒战……“秋风萧瑟天气凉”的猝不及防，真让我切实感受到了。地面还留着连续40多天秋雨的痕迹，天空还是一如既往的浅灰色，只剩下满世界的忧郁，即使指尖触到的空气，都凉得有些发木发疼。

这样一个深秋的早上，我瞬间感觉到冬天的凌厉。翻看微信朋友圈，友人们都在吐槽这样的“鬼”天气。是啊，仿佛这个秋天就是一场雨接着另一场雨，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秋韵竟被涤荡得干干净净。雨终于停了，但气温骤然跳水，不给人丝毫心理准备，就像一部小说，剥离了发展和高潮，抽走了起承转合，只剩下了肤浅的开端和潦草的结尾，真是无趣至极。

市井依然如旧，来来往往的人们依旧那样匆忙。为了生活的奔波，可能顾不上像我一样的“感慨系之”吧。

楼下早餐摊的蒸气刚冒出来，恍惚间就被风裹着凝成白雾，混着油条的香气在冷空气中瑟缩，连往日热闹的吆喝声，都像被冻得缩短了半截，透着冬日那都独有的寂寥和空洞。

霜风骤起，一夕入“冬”。街头人们的穿搭早已没了往日秋日的从容，如果说人们“全副武装”有点夸张，但明显看到穿羽绒服的人渐渐多了。路两旁的树木虽然还在坚强挺立着，但也少了活力，远远望去，带着些颓废的色彩。花池里的月季花瓣已经凋落，干枯的枝茎失去了往日的鲜活。

不过是从家门口走到超市这短短几步路，手指已经冻得发僵，连忙揣在口袋里暖和一下。前几日尽管雨水绵绵，但人的体感温度尚可，此刻裹着厚外套都觉得寒气往骨头里钻，才惊觉这哪里是深秋的降温，分明是“一秒入冬”啊！没有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的循序渐进，没有秋意渐退的温柔，只有冬的凛冽骤然降临，将秋的痕迹彻底抹去，只留下满世界的冰寒与萧瑟。

这突如其来的冷，像一场不打招呼的告别，瞬间割裂了秋与冬的牵连。风更紧了，像是在宣告冬的到来，连空气都变得沉重，每一口呼吸都带着冷意。原来季节的更迭，从不是都带着“洞庭多落叶，慨然知已秋”的余韵悠长，有时就这样猝不及防，前一秒还是秋的尾巴，后一秒便跌入冬的怀抱，让人在猝不及防的寒气里，猛然读懂了时光的仓促与凛冽……

那些没晒够的秋阳、没闻够的桂香，都成了来不及珍藏的遗憾，只能在风的呼啸中，悄悄把对秋的恋恋不舍，裹进厚厚的衣服里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
jzwbx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